



世界名家名著经典

# 莎士比亚文集



朱生豪 译

莎士比亚 (1564—1616) 。

英国剧作家，马克思称他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。

他一生写了38部剧本。代表作品有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的

《威尼斯商人》，爱情悲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

四大悲剧《奥赛罗》、《李尔王》、《麦克白》、《哈姆雷特》。

京华出版社



世界名家名著经典

# 莎士比亚文集



朱生豪译

京华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世界名家名著经典/李辉主编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  
2001.1

ISBN 7 - 80600 - 344 - 4

I .世… II .李… III .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世界  
IV .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6504 号

---

**世界名家名著经典  
莎士比亚文集**

---

责任编辑□林方建

封面设计□李 辉

出版发行□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)  
(010)64258473 64258472

印 刷□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□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□2800 千字

印 张□128

印 数□2001 - 7000 册

版 次□2005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□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□ISBN 7 - 80600 - 344 - 4/I·85

定 价□231.00 元(全七册,单册 33.00 元)

---

沈士田文集

京华出版社

# 名人春秋

## 莎士比亚(1564—1616)

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。出生于伦敦西北方约 100 英里的斯特拉福小城镇。他父亲是个商人,家庭境况还算富裕,但到了他 12 岁时,家道中落,他被迫辍学。18 岁时,他和一个比他大 8 岁的女人结婚。22 岁时,独自一人前往伦敦谋求发展。他开始时到剧院当杂工,没过多久就成了演员兼剧作家。28 岁时奠定了新星剧作家的地位。此后二十余年间,他笔耕不辍,目前可以确定是出自他笔下作品的有 37 部戏剧 406 种诗集。其中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有《仲夏夜之梦》、《威尼斯商人》、《哈姆莱特》、《李尔王》、《麦克白》、《暴风雨》、《亨利八世》等。

莎士比亚的戏剧以情节复杂、事件发展神速见称于世,其戏剧语言非常丰富多彩,笑谑和双关语别开生面,不落俗套。

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是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巅峰,同时也是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巅峰,被公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戏剧家,其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
1613年前后他从伦敦回到家乡,1616年4月在那里逝世。

# 目 录

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.....	( 1 )
仲夏夜之梦 .....	(85)
威尼斯商人 .....	(152)
罗密欧与朱丽叶 .....	(230)
哈姆莱特 .....	(325)

#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

## 剧中人物

- 约翰·福斯塔夫爵士  
范·顿 少年绅士  
夏·禄 乡村法官  
斯·兰·德 夏禄的侄儿  
福·德 } 温莎的两个绅士  
培·琪 }  
威廉·培琪 培琪的幼子  
休·爱文斯师傅 威尔士籍牧师  
卡厄斯医生 法国籍医生  
嘉德饭店的店主  
巴·道·夫 }  
毕·斯·托·尔 } 福斯塔夫的从仆  
尼·姆 }  
罗·宾 福斯塔夫的侍童  
辛·普·儿 斯·兰·德的仆人  
勒·格·比 卡厄斯医生的仆人  
福德大娘  
培琪大娘  
安·培琪 培琪的女儿,与范顿相恋  
快嘴桂嫂 卡厄斯医生的女仆



培琪、福德两家的仆人及其他

**地 点**

温莎及其附近

# 第一幕

## 第一场 温莎·培琪家门前

夏禄、斯兰德及爱文斯上。

夏 禄 休师傅，别劝我，我一定要告到御前法庭去；就算他是二十个约翰·福斯塔夫爵士，他也不能欺侮夏禄老爷。  
斯 兰 德 夏禄老爷是葛罗斯特郡的治安法官，而且还是个探子呢。

夏 禄 对了，侄儿，还是个“推事”呢。  
斯 兰 德 对了，还是个“瘫子”呢；牧师先生，我告诉您吧，他出身就是个绅士，签起名来，总是要加上“大人”两个字，无论什么公文、笔据、帐单、契约，写起来总是“夏禄大人”。

夏 禄 对了，这三百年来，一直都是这样。  
斯 兰 德 他的子孙在他以前就是这样写了，他的祖宗在他以后也可以这样写；他们家里那件绣着十二条白梭子鱼的外套可以作为证明。

夏 禄 那是一件古老的外套。  
爱 文 斯 一件古老的外套上有着十二条白虱子，那真是相得益彰了；白虱是人类的老朋友，也是亲爱的象征。

夏 禄 不是白虱子，是淡水河里的“白梭子”鱼，我那古老的外套上，古老的纹章上，都有十二条白梭子鱼。

斯 兰 德 这十二条鱼我都可以“借光”，叔叔。

夏 禄 你可以，你结了婚之后可以借你妻家的光。

爱 文 斯 家里的钱财都让人借个光，这可坏了。

- 夏 禄 没有的事儿。
- 爱 文 斯 可坏事呢,圣母娘娘。要是你有四条裙子,让人“借光”了,那你就一条也不剩了。可是闲话少说,要是福斯塔夫爵士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,我是个出家人,方便为怀,很愿意尽力替你们两位和解和解。
- 夏 禄 我要把这事情告到枢密院去,这简直是暴动。
- 爱 文 斯 不要把暴动的事情告诉枢密院,暴动是不敬上帝的行为。枢密院希望听见人民个个敬畏上帝,不喜欢听见有什么暴动;您还是考虑考虑吧。
- 夏 禄 嘿!他妈的!要是我再年轻点儿,一定用刀子跟他解决。
- 爱 文 斯 冤家宜解不宜结,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好。我脑子里还有一个计划,要是能够成功,倒是一件美事。培琪大爷有一位女儿叫安,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。
- 斯 兰 德 安小姐吗?她有一头棕色的头发,说起话来细声细气,像个娘儿们似的。
- 爱 文 斯 正是这位小姐,没有错的,这样的人儿你找不出第二个来。她的爷爷临死的时候——上帝接引他上天堂享福!——留给她七百镑钱,还有金子银子,等她满了十七岁,这笔财产就可以到她手里。我们现在还是把那些吵吵闹闹的事情搁在一旁,想法子替斯兰德少爷和安·培琪小姐作个媒吧。
- 夏 禄 她的爷爷留给她七百镑钱吗?
- 爱 文 斯 是的,还有她父亲给她的钱。
- 夏 禄 这姑娘我也认识,她的人品倒不错。
- 爱 文 斯 七百镑钱还有其他的妆奁,那还会错吗?
- 夏 禄 好,让我们去瞧瞧培琪大爷吧。福斯塔夫也在里边吗?
- 爱 文 斯 我能向您说谎吗?我顶讨厌的就是说谎的人,正像我讨厌说假话的人或是不老实的人一样。约翰爵士是在里边,请您看在大家朋友分上,忍着点儿吧。让我去打门。(敲门)喂!有人吗?上帝祝福你们这一家!

- 培 琪 (在内)谁呀?
- 爱 文 斯 上帝祝福你们,是您的朋友,还有夏禄法官和斯兰德少爷,我们要跟您谈些事情,也许您听了会高兴的。培琪上。
- 培 琪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各位的气色都这样好。夏禄老爷,我还要谢谢您的鹿肉呢!
- 夏 禄 培琪大爷,我很高兴看见您,您心肠好,福气一定也好!这鹿是给人乱刀杀死的,所以鹿肉弄得实在不成样子,您别见笑。嫂夫人好吗?——我从心坎里谢谢您!
- 培 琪 我才要谢谢您哪。
- 夏 禄 我才要谢谢您;干脆一句话,我谢谢您。
- 培 琪 斯兰德少爷,我很高兴看见您。
- 斯 兰 德 培琪大叔,您那头黄毛的猎狗怎么样啦?听说它在最近的赛狗会上跑不过人家,有这回事吗?
- 培 琪 那可不能这么说。
- 斯 兰 德 您还不肯承认,您还不肯承认。
- 夏 禄 他当然不肯承认的;这倒是很可惜的事,这倒是很可惜的事。那是一只好狗哩。
- 培 琪 是一只不中用的畜生。
- 夏 禄 不,它是一只好狗,很漂亮的狗;那还用说吗?它又好又漂亮。福斯塔夫爵士在里边吗?
- 培 琪 他在里边;我很愿意给你们两位彼此消消气。
- 爱 文 斯 真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的话。
- 夏 禄 培琪大爷,他侮辱了我。
- 培 琪 是的,他自己也有几分认错。
- 夏 禄 认了错不能就算完事呀,培琪大爷,您说是不是?他侮辱了我;真的,他侮辱了我;一句话,他侮辱了我;你们听着,夏禄老爷说,他被人家侮辱了。
- 培 琪 约翰爵士来啦。
- 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、巴道夫、尼姆、毕斯托尔上。
- 福斯塔夫 喂,夏禄老爷,您要到王上面前去告我吗?

- 夏 禄 爵士,你打了我的用人,杀了我的鹿,闯进我的屋子里。  
福斯塔夫 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?  
夏 禄 他妈的,什么话!我一定要跟你算帐。  
福斯塔夫 明人不作暗事,这一切事都是我干的。现在我回答了你啦。
- 夏 禄 我要告到枢密院去。  
福斯塔夫 我看你还是告到后门口去吧,也免得人家笑话你。  
爱文斯 少说几句吧,约翰爵士;大家好言好语不好吗?  
福斯塔夫 好言好语!我倒喜欢好酒好肉呢。斯兰德,我要捶碎你的头;你也想跟我算账吗?
- 斯 兰 德 呃,爵士,我也想跟您还有您那几位专欺兔崽子的流氓跟班,巴道夫、尼姆和毕斯托尔,算一算账呢。他们带我到酒店里去,把我灌了个醉,偷了我的钱袋。
- 巴 道 夫 你这又酸又臭的干酪!  
斯 兰 德 好,随你说吧。  
毕斯托尔 喂,枯骨鬼!  
斯 兰 德 好,随你说吧。  
尼 姆 喂,风干肉片!这别号我给你取得好不好?  
斯 兰 德 我的跟班辛普儿呢?叔叔,您知道吗?  
爱文斯 请你们大家别闹,让我们来看:关于这一场争执,我知道已经有了三位公证人,第一位是培琪大爷,第二位是我自己,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,是嘉德饭店的老板。
- 培 琪 咱们三个人要听一听两方面的曲直,替他们调停出一个结果来。
- 爱文斯 很好,让我先在笔记簿上把要点记下来,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研究出一个方案来。
-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!  
毕斯托尔 他用耳朵听见了。  
爱文斯 见他妈的鬼!这算什么话,“他用耳朵听见了”?嘿,这简直是矫揉造作。  
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,你有没有偷过斯兰德少爷的钱袋?

- 斯 兰 德 凭着我这双手套起誓，他偷了我七个六便士的锯边银币，还有两个爱德华时代的银币，我用每个两先令两便士的价钱换来的。倘然我冤枉了他，我就不叫斯兰德。
-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，这是真事吗？
- 爱 文 斯 不，扒人家的口袋是见不得人的事。
- 毕斯托尔 嘿，你这个威尔士山地的生番！——我的主人约翰爵士，我要跟这把锈了的“小刀子”拚命。你这两片嘴唇说的全是假话！全是假话！你这不中用的人渣，你在说谎！
- 斯 兰 德 那么我赌咒一定是他。
- 尼 姆 说话留点儿神吧，朋友，大家客客气气。你要是想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咱老子可也不是好惹的。我要说的话就是这几句。
- 斯 兰 德 凭着这顶帽子起誓，那么一定是那个红脸的家伙偷的。我虽然不记得我给你们灌醉以后做了些什么事，可是我还不是一头十足的驴子哩。
- 福斯塔夫 你怎么说，红脸儿？
- 巴 道 夫 我说，这位先生一定是喝酒喝昏了胆子啦。
- 爱 文 斯 应该是喝酒喝昏了“头”；呸，可见得真是无知！
- 巴 道 夫 他喝得昏昏沉沉，于是就像人家所说的，“破了财”，结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。
- 斯 兰 德 那天你还说着拉丁文呢；好，随你们怎么说吧，我这回受了骗，以后再不喝醉了；我要是喝酒，一定跟规规矩矩敬重上帝的人在一起喝，决不再跟这种坏东西在一起喝了。
- 爱 文 斯 好一句有志气的话！
- 福斯塔夫 各位先生，你们听他什么都否认了，你们听。  
安·培琪持面具，及福德大娘，培琪大娘同上。
- 培 琪 不，女儿，你把酒拿进去，我们就在里面喝酒。（安·培琪下。）
- 斯 兰 德 天啊！这就是安小姐。

- 培 琪 您好,福德嫂子! 福斯塔夫 福德大娘,我今天能够碰见您,真是三生有幸;恕我冒昧,好嫂子。(吻福德大娘。)
- 培 琪 娘子,请你招待招待各位客人。来,我们今天烧好一盘滚热的鹿肉馒头,要请诸位尝尝新。来,各位朋友,我希望大家一杯在手,旧怨全忘。(除夏禄、斯兰德、爱文斯外皆下。)
- 斯 兰 德 我宁愿要一本诗歌和十四行集,即使现在有人给我四十个先令。  
辛普儿上。
- 斯 兰 德 啊,辛普儿,你到哪儿去了? 难道我必须自己服侍自己吗? 你有没有把那本猜谜的书带来?
- 辛 普 儿 猜谜的书! 怎么,您不是在上一次万圣节时候,米迦勒节的前两个星期,把它借给矮倬倬艾丽丝了吗?
- 夏 禄 来,侄儿;来,侄儿,我们等着你呢。侄儿,我有句话要对你说,是这样的,侄儿,刚才休师傅曾经隐约提起过这么一个意思;你懂得我的意思吗?
- 斯 兰 德 喂,叔叔,我是个好说话的人;只要是合理的事,我总是愿意的。
- 夏 禄 不,你听我说。
- 斯 兰 德 我在听着您哪,叔叔。
- 爱 文 斯 斯兰德少爷,听清他的意思;您要是愿意的话,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向您解释。
- 斯 兰 德 不,我的夏禄叔叔叫我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。请您原谅,他是个治安法官,谁人不知,哪个不晓?
- 爱 文 斯 不是这个意思,我们现在所要谈的,是关于您的婚姻问题。
- 夏 禄 对了,就是这一回事。
- 爱 文 斯 就是这一回事,我们要给您跟培琪小姐作个媒。
- 斯 兰 德 噢,原来是这么一回事,只要条件合理,我总可以答应娶她的。
- 爱 文 斯 可是您能不能喜欢这一位姑娘呢? 我们必须从您自己

嘴里——或者从您自己的嘴唇里——有些哲学家认为嘴唇就是嘴的一部分——知道您的意思，所以请您明明白白地回答我们，您能不能对这位姑娘发生好感呢？

夏 禄 斯兰德贤侄，你能够爱她吗？

斯 兰 德 叔叔，我希望我总是照着道理去做。

爱 文 斯 暖哟，天上的爷爷奶奶们！您一定要讲得明白点儿，您想不想要她？

夏 禄 你一定要明明白白地讲。要是她有很丰盛的妆奁，你愿意娶她吗？

斯 兰 德 叔叔，您叫我做的事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比这更重大的事我也会答应下来。

夏 禄 不，你得明白我的意思，好侄儿；我所做的事，完全是为了你的幸福。你能够爱这姑娘吗？

斯 兰 德 叔叔，您叫我娶她，我就娶她；也许在气头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多大的爱情，可是结过了婚以后，大家慢慢地互相熟悉起来，日久生厌，也许爱情会自然而然地一天不如一天。可是只要您说一声“跟她结婚”，我就跟她结婚，这是我的反复无常的决心。

爱 文 斯 这是一个很明理的回答，虽然措辞有点不妥，应该说“不可动摇”才对。他的意思是很好的。

夏 禄 嗯，我的侄儿的意思是很好的。

斯 兰 德 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是个该死的畜生了！

夏 禄 安小姐来了。

安·培琪重上。

夏 禄 安小姐，为了您的缘故，我但愿自己再年轻起来。

安 酒菜已经预备好了，家父叫我来请各位进去。

夏 禄 我愿意奉陪，好安小姐。

爱 文 斯 暖哟！念起餐前祈祷来，我可不能缺席哩。（夏禄、爱文斯下。）

安 斯兰德世兄，您也请进吧。

斯 兰 德 不，谢谢您，真的，托福托福。



- 安 大家都在等着您哪。
- 斯 兰 德 我不饿,我真的谢谢您。喂,你虽然是我的跟班,还是进去侍候我的夏禄叔叔吧。(辛普儿下)一个治安法官有时候也要仰仗他的朋友,借他的跟班来伺候自己。现在家母还没有死,我随身只有三个跟班一个童儿,可是这算得上什么呢?我的生活还是过得一点也不舒服。
- 安 您要是不进去,那么我也不能进去了;他们都要等您到了才坐下来呢。
- 斯 兰 德 真的,我不要吃什么东西;可是我多谢您的好意。
- 安 世兄,请您进去吧。
- 斯 兰 德 我还是在这儿走走的好,我谢谢您。我前天跟一个击剑教师比赛刀剑,三个回合赌一碟蒸熟的梅子,结果把我的胫骨也弄伤了;不瞒您说,从此以后,我闻到烧热的肉的味道就受不了。你家的狗为什么叫得这样厉害?城里有熊吗?
- 安 我想是有的,我听见人家说过。
- 斯 兰 德 逗着熊玩儿是很有意思的,不过我也像别的英国人一样反对这玩意儿。您要是看见关在笼子里的熊逃了出来,您怕不怕?
- 安 我怕。
- 斯 兰 德 我现在可把它当作家常便饭一样,不觉得什么希罕了。我曾经看见花园里那头著名的萨克逊大熊逃出来二十次,我还亲手拉住它的链条。可是我告诉您吧,那些女人们一看见了,就哭呀叫呀地闹得天翻地覆;实在说起来,也难怪她们受不了,那些畜生都是又难看又粗暴的家伙。
- 培 琪 培琪重上。
- 培 琪 来,斯兰德少爷,来吧,我们等着您呢。
- 斯 兰 德 我不要吃什么东西,我谢谢您。
- 培 琪 这怎么可以呢?您不吃也得吃,来,来。